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休徵　戒懼　悔過

休徵

東周之際列國之君其有服強敵而恢霸功糾諸侯而獎王室者皆宗社之所佑神祇之所扶故休徵兆於前功業著於後影響之報毫釐靡差至於天與巳蘭文在

其手紀諸油素煥若丹青所以先聖修春秋使亂臣賊子懼者葢俾其知運歷之定分非僥倖之所及小旣尚爾況其大者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而命之曰虞成王立遂封叔虞於唐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

闚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馬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也及冠從右方涉其深也至膝已涉事大濟

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也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又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屬著也音之欲反其口止於鄜衍三輔謂山陵間為衍左馮翊鄜縣之衍也文公問史敦秦之太史也敦名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後九年文公獲寶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質如石似肝云語辭其神或歲數來也

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陳寶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聲雉為之雊也

穆公病卧五日不寤寤覺也覺音公孝反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謂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府藏書之處也而後世皆曰上天

獻公十八年櫟陽雨金自以為得金瑞

晉文公初為公子避驪姬之難在翟十二年而去過衛

衛文公不禮公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繇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受天賜受塊而載之也）及即位後與楚子戰于城濮夢與楚子搏（搏手搏也）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啑也）子犯曰我

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楚師果敗

楚平王棄疾恭王子也恭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恭王妾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兩足各跨壁一邊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其子失之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

王覔續楚祀如其神符

鄭穆公母曰燕姞文公之賤妾也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宋昭公得公孫周之子也景公無子取得與啓啓得弟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乃立得大尹奉啓以

奔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

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

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

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襄子為智伯所攻奔保晉陽原過從後原過趙臣至于王澤

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襄子名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在河東永安縣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烏嘴鬒麋髭頔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修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于林漚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智伯率韓魏攻晉陽

歲餘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

戒懼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葢先聖之格言有國之攸先也無災而懼所以為賢有凶稱孤於焉中禮至於彗星既出則薄賦歛而緩刑罰時雨屢愆則絀女謁而放讒佞因戰勝而增惕頎高臺而慮危則知懼天災重民命而召亂者未之有也

宋湣公九年大水魯莊公使臧文仲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恐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已其興也浡然浡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然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已名禮稱孤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桓公食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景公時彗星出公謂晏子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閣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撝奪糾繆仇讐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何傷乎於是公懼乃歸塡閣池減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也

魯僖公時雨澤不澍至于九月人大驚懼率羣臣禱山

川以有事謝過自讓紲女謁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

秦穆公時楚人滅江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又嘗與楚得臣戰于城濮楚

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巳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於是乃喜

楚王史失其謚登強臺而望山川左江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歟

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侯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

悔過

過而能改春秋之所韙不遠而復大易之所載葢君子省躬責已彰往察來唯道是從聞義則服斯可尚也已

昔者宗周監二代之制列五等之爵叶利建之象崇夾輔之義東遷之後庶邦力政刑威慶賞繇已而出乃有席千乘之勢居三揖之上咈讜正之議失防閑之道或知其謀而不用或察其賢而見戮或肆一時之忿或舉無名之役而能知非引咎買愧懷恥翻然内省務修厥德大則成定霸之業小則得為君之體遷善之益斯可見焉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將

畧地焉孫辭以畧地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次曰叔父有憾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塟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鄭莊公母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兩屬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

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遂寘姜氏於城潁（城潁鄭邑）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黄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食而不毀羮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羮享士蓋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

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餘皆倣此

文公十二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

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乃還

晉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鎮重也）

文公之竪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竪左右小吏）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衆

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弗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悼公二年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鷄澤單頃公王卿士公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

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命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命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誨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衛成公三年晉文公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襄牛聞楚師敗

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謚晉侯復衛侯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使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

秦穆公三十二年將襲鄭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秦師遂東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

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如大風之行毁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對答）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乃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穆公悔過作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群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

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罪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

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有一个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

我子孫眾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見人之有技藝蔽娼疾害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娼疾之人寔不能容人豈能安我子孫眾人亦曰危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容賢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一說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馮翊郃陽縣西北有衙城秦不利引兵歸三十六年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

敗晉人取王官及郊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在大陽渡河封殽中尸封識之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謀人黄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吾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周備也卒得孟明之慶

齊頃公魯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來言者何内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

之據本魯邑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鞌之所喪邑魯見使畢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為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曾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

楚武王使莫敖伐羅大敗縊於荒谷群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

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言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

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得則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恭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昭王十年吳蔡伐楚昭王亡十一年復入于郢初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過惡也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事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

齊景公與魯定公為夾谷之會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來賀景

公下席而謝

魏惠王時魏相公叔痤薦公孫鞅於王不能用遂西入秦事秦秦孝公孝公使將兵擊魏軍盡破之以歸秦魏繇是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燕惠王昭王子也初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寳器而歸

復易王之辱樂毅請罷諸侯之兵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為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聽讒使騎刧代樂毅將而召毅毅畏誅西降趙田單與騎刧戰遂破刧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惠王後悔使騎刧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獘以伐燕惠王乃使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

讋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刼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

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

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於結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靈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磨歷也薊丘之植植於

汶篁竹田曰篁謂燕人疆界移于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孼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

伍子胥説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湖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勉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毁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
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
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
伐趙趙使廉頗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者樂
間之宗也于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和
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
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

身祇辱焉以𡘋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之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朝聘　姻好

朝聘

傳曰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曰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繇是評貢賦之職講班爵之義宴享以示惠采章而慎儀蓋小所以事大大所以字小乃周室之舊制

列國之遺範也原夫竝建之始胙土相繼著之典法納於軌物其後力政專命強弱異勢以至獻物薦賄旅百而有加共職歸事駿奔而不暇當夫鄰國之繼好霸令之不煩固宜講信修睦謀事補闕其流風話言可觀也已

魯隱公元年十二月祭伯來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傳曰非王命也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薛侯曰我先封

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寡君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桓公二年春正月滕子來朝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葢時王所黜

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

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九年秋七月曹伯使其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

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始結陳好也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杞稱伯者時王所黜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僖公七年夏小邾子來朝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秋七月公子友如齊公會齊侯盟于甯母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十年春正月公如齊

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國今琅邪鄫縣

十有五年正月公如齊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

二十年夏郜子來朝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桓公也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

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今稱朝者始用周禮終而不全故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聘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餼故曰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冬東門襄仲公子遂也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魯始聘晉故曰初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晉文討曹分其地以賜諸侯公子遂如晉拜曹田也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于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狄侵齊也

文公元年冬十月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 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 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德之基也

三年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如衛請成于晉

冬公如晉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故免之三年衛執孔達以說 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晉

曹伯如晉會正會授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冬晉陽處父聘于衛

六年春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

秋季文子如晉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椒子越椒也椒不書姓史畧文

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因賀楚師之不害（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十四年冬公如晉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十七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

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宣公元年夏東門襄仲如齊拜成齊侯與公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故襄仲如齊謝得會也

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九年春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我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

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秋季文子初聘齊齊侯初即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

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

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贊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任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公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十二月齊侯朝於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修好故云晉公不任當此惠一云齊頃公朝晉欲尊上晉景公晉景公

不敢受乃歸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三月杞伯來朝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五年春孟獻子仲孫蔑也如宋報華元也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

夏邾子來朝

魯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四月晉去故絳遷于新田

七年夏曹宣公來朝

冬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衛孫林父邑林父去奔晉戚隨屬晉

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公子辰如晉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

秋公如晉

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夏季文子如晉報聘

秋叔孫僑如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鞍以前之好也

十二年秋晉郤至如楚聘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報郤至

十八年春晉悼公即位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婚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七月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

首首至地也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四年三月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鄫今琅邪鄫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侯徵發之命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

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助晉侯許之五年夏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鄫太子巫如晉以成之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平四年狐駘戰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而禀其多少

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春朝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伐魯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别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十九年二月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

二十年秋齊子叔老也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聘在十五年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邾漷水之田

冬曹伯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二月鄭伯朝晉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謂得罪于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

夏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遂啓疆如齊聘

且請期（請會期）

冬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二十五年十月鄭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六月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獻陳捷于晉晉受之）

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偃子）召公也（召公會澶淵也）

六月衛侯如晉晉人執之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許歸衛侯秋七月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

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二十七年晉楚同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故楚屬陳蔡胡沈朝晉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如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孟孝伯仲孫羯也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

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懈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供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十二月魯襄公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

從邇（邇近也）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鵝）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二十九年五月晉范獻子來聘（士鞅也）拜城杞也（謝魯為城杞）

吳子使公子季札來聘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齊鄭適衛自衛適晉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

三十一年十月鄭子産相鄭伯以如晉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十一月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之路

十二月衛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宋襄公獻公子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

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伍舉為介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

十一月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郟敖楚子麇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遂如齊自齊聘于衛

四月叔弓聘于晉報韓宣子也宣子韓起也

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少姜

三年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皆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子太過禮甚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令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會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二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五年春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韓起送女

九月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

七年春三月公如楚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宫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炤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

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德遑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

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奉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四月

鄭子産聘于晉

八年夏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之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八月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十年秋七月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十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

十三年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冬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八月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

往謝之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冬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秋郯子來朝

十九年五月楚令尹子瑕聘于秦

二十年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

軍事無暇于待賓且懼淺軍謀

二十二年晉執叔孫婼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二十四年六月鄭伯如晉子太叔相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

二十七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強弱

定公十年冬叔孫武叔名州仇聘于齊

十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隱公也

哀公二年四月滕子來朝

二十一年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吴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

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

魏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來朝

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

趙武靈王元年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

韓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而還 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

十二年齊魏王來朝

秦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

後三年韓魏太子來朝

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

楚考烈王十二年春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

姻好

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為宗廟下以為繼後世者也則有受分器之重居秉圭之位修先君之好結大國之援因其嘉會申以同盟玉帛之用斯備榛栗之贄是修以奉其粢盛以章乎物采成晃迎之重崇廟見之儀所以篤其恵好為之與國至於不由禮以加伐止其君

而強求貽後世之譏非好逑之義禮之失者其在茲乎

魯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謚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

十四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

死陳國陳縣

陳今

隱公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卿為君逆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七年陳鄭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也

鄭伯許之乃成婚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桓公三年春公會齊侯于嬴成婚於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婚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繇己非繇人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民見怪於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

莊公十年夏六月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魯主婚也齊侯逆不見公

十二年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之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别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晉侯迎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

初晉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晉公子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

因命（因命自因以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嫡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昏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巳姓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黄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

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不同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今將昏媾以從

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歸女納幣更主昏禮逆親迎也至是重耳返國故逆以歸焉

二十五年夏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女非禮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自為其子成昏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内外内之禮始備此

除凶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修孝禮之始也禮以昏姻也元妃敵夫人奉粢盛共祭也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宣公元年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强成昏

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十一年春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生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

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

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如齊納幣為平公納少姜夏韓須如齊逆女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秋少姜卒

三年正月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人願

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望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服則芺訖君臣乃釋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内主豈唯寡君舉國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

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五年正月楚子以屈生爲莫敖生建子屈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産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言楚强諸侯畏敬其使

秦厲共公二十八年越人來迎女

楚惠王七年迎婦於秦

頃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楚王患之乃

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十四年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懷王二十四年秦來迎婦

齊湣王四年迎婦于秦

趙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為夫人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提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盟會

傳稱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自周室東遷諸侯力政彊陵弱大侵小或夷狄交亂於中國或霸王臨長於庶邦繇是坎牲歃血之事作矣若夫稱之以先代要之以明神形於載書以著其信誓及後世以圖其終固

宜守之而勿渝奉之而可久其或假璧易田乃成於詐諼捧盤執耳或至於紛紜可尋可寒逮乎長亂是糾是殛垂之空言自非仗仁義之名保丹青之誓恤病討貳以存亡國而討不睦勤王尊主以翼天子而訓諸侯苟異於斯亦鮮以濟

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儀父邾子未奉王命故不書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始通也（初惠

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故曰始通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蠻夷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

八月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復修戎好也

冬十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曰魯故也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三年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尋

盧之盟也

四年春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

六年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修好故言始平于齊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盟于宿

冬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

也

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夏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

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

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南時宋公不王不供王職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故會防以謀伐宋

十年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尋九年會防謀伐宋鄧魯地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老桃宋地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四

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二年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九月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

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嬴齊邑今太山嬴縣成昏於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不

盟也又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今求成也

六年四月公會杞侯于成成魯地在太山鉅平縣東南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杞故來謀之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

八年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

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惡曹地名

九月魯大夫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名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二年六月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人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

成未可知也秋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

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脩十二年武公之好以曹地曹與會曹人致饟禮也熟曰饔生曰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十五年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弗克而還

十六年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十七年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黄齊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趡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

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也

四年三月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

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

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

于漢汭而還汭内也謂漢西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脩覇業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

十四年冬周大夫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脩覇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齊始霸也始為諸侯長

十六年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鄭成也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今在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

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二十七年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討難燕國今薊縣地

三十二年春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

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盟于犖謀救鄭犖即檉也地有二名

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服江黄也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貰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陽穀齊地

在東平須昌縣北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師次于陘楚使屈完如師完及諸侯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書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鄭伯逃歸不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七年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謀鄭也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謀王室也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黄縣東有葵丘

九月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義取修好故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晉侯乃還（不復會齊）

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牡丘（牡丘地名）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十六年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左右）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所病故）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南）鄫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

病邢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績）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禮會故稱爵）

二十五年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二十六年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為稱子盟于向莊子甯速衛大夫向莒地尋洮之盟也

二十七年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八年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侯弗許

四月晉楚戰于城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氏名九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晉侯獻楚俘于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宫之庭書踐土别於京師要言曰皆

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

祚國奬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

謂是盟也信合義信

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翟泉今雒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凟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會故傳重發之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文公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二年三月及晉處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規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四月晉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以大夫盟欲以耻辱魯也

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垂隴鄭地滎陽東有隴城士縠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縠士蔿子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士縠能堪卿事故書

三年春正月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

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七年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滎陽卷縣西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晉侯立故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穆伯公孫敖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

之戎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十年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沓地名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棐地鄭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二於楚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

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諸侯哀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亦有同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祭祀不欲為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之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為行公答拜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

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威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敬事則魯尊而體篤故貴而不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魯君對共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六月晉以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懈也戊申入蔡以

城下之盟而還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

十六年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孫行父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

夏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郪丘齊地

十七年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六月晉侯蒐于黄父一名黒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十月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公會齊侯會於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以定公位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也

謝得會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盟于楚

三年春齊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郔鄭地為夏楚侵鄭傳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桓子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修好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

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也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陳鄭服也言楚與晉狎主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

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欑函狄地

十二年十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主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十四年衛殺孔達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令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春秋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五月楚師伐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

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

十七年六月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討貳也

十八年春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成公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與晉盟懼齊楚

二年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齊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名冬楚侵魯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以執斵執鍼織紝執斵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為

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然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所謂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不書卿貶惡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君臣之別

三年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　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五年十二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

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九年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為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故會諸

侯伐鄭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書晉侯共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榮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辛巳鄭伯歸

十一年春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衆重畧輕

冬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就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

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贄幣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赤棘晉地

十五年三月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討曹成公也 討其殺太子而自立其事在十三年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汝水之南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為晉伐鄭起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 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

十二月季孫行父晉郤犫盟于扈 晉許魯平故盟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尋戚之盟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謀救宋也

襄公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二年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冬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復會

于戚知武子之言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四月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恊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恊乃盟于鄟外（與士匄盟鄟水名）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巳未同盟于鷄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初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二大夫皆受晉命而會吳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境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

七年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

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禮竝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名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横也横不順道必毀折）

八年五月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以命朝聘之數

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禁捷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甲戌師于氾衆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

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二月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强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墊隘猶委頓厎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

主盟始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十二月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神不蠲要盟

觸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

十一年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

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于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薀年薀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奬助也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臣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

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

十四年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為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

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若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繇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内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犄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

執政猶毅志也意常如毅無中二也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言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五年春正月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人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

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戍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十一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名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

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六